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十六

臨桂陳榕門
高安朱可亭同訂
宿松朱字綠
桐城方苞著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

宗伯蓋以宇宙之中莫尊於天神地示人鬼通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凶軍賓嘉始之終之皆以祭祀蓋無事不以天神地示人鬼臨之所以作其忠敬之心也秩宗者叙次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事也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若如俗說以宗廟之宗爲目其人則對先王先公義不得以稱伯矣自唐以前注疏箋傳皆訓宗爲尊至宋王昭禹始謂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易氏祓謂與大宗小宗同義其支離悠謬不足辨也蔡

氏沈以宗廟爲義後儒多遵之謂凡祭祀之禮皆自祖宗推而及之不知天神地示之祭本以宗名舜典曰禋於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天神地示皆稱宗乃秩宗之義所由起也夏殷以前經傳未有稱宗廟者有之自周書始蓋因殷有三宗而殷人稱宗實由夏書受命於神宗孔傳曰宗文祖之廟

孔疏曰、言神而尊之也、無逸篇昔在殷王中宗、孔傳曰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即蔡氏沈尚書說亦云、宗廟始祖之廟則祖宗及宗廟之宗、本以尊爲義、而秩宗宗伯之掌三禮、不得專以宗廟爲義益著明矣、

雞人

凡禮事舉之、必以時、其閒動作止息、又各有時、雞知時、故掌以禮官之屬、而凡告時嘑旦之事皆掌焉、其職事皆祭祀、故與鬱人鬯人相次、

典命

古者命賜羣下、必於祖廟、故冢宰詔王以爵祿馭羣臣而典命司服則列於禮官

守祧

守祧用奄與女奚、豈祭祀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於祧與、其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而獨以祧名官、何也、舉祧則足以該廟也、諸侯朝聘禮辭多稱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春秋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禮官列職以祧名官而經傳於天

子無稱祧者何也、易王假有廟尚書諸侯出廟門俟覲禮侯氏肉袒於廟門之東他書並無稱天子之太廟爲祧者蓋后稷之廟文武之世室

雖藏先王先公之祧主、而皆不祧之廟。君天下、臨諸侯自當以后稷文武臨之。故惟稱廟、而禮官辨世次之後、先則宜舉祧以該廟也。若諸侯相接號辭必稱先君、而邦交多始於所祧之祖。故亦舉祧以該廟焉。后稷文王、雖身不爲天子、而德爲聖人、造邦新命、故周人覲享、皆在后稷之廟、而遷鎬以後、每發大命、必至於豐周頌又

有率見昭考之樂章皆周公運用天理之精蘊也、疏云七廟并姜嫄爲八蓋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稷以後特祀姜嫄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宮之旁別建一廟而歲時享祀亦不與九廟同日與

世婦

六官皆卿一人而宮卿則二人何也六官有貳以攝正而宮卿無貳故每宮二人以備其人數

疾或自有家事也　周官自夫人嬪婦以及女奚閽寺皆掌於小宰內宰復設宮卿世婦大夫士以列職於宮中使王知深宮藝私一顰一笑中外臣庶皆得以耳而目之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正君心謹除禮俾表裏澄澈以爲萬官億兆之儀則也且使有德有齒之婦人日周旋於后夫人嬪婦之間則耳濡目染默化潛移稟隨事而調劑者亦不少矣　紉葉生附識

外宗

九嬪世婦女御爲治官之屬、內宗外宗爲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

墓大夫

賈疏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墓、非也、本職曰掌其度數、則非不封不樹明矣、

職喪

劉氏彝謂職喪所掌、下達萬民、本職並無此義、地官黨正所教喪紀之禮事、乃及萬民、鄭長以下乃治其事耳、諸儒不考經文、而好立異說、不

可勝辨徃徃如此

大司樂

舜命夔典樂以敎胄子其時詩書未具易有書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閨門鄉里所通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德性舍是無可爲敎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樂具備而掌成均之法猶以大司樂名官蓋掌士之學必以樂爲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以中大夫爲之則必賢德彰聞負公輔之望而爲凡有

道有德者所依歸國之子弟所矜式者矣師氏一人而大司樂二人者虎門之教主於王世子其共學而相衛翼必聰明質仁厲學敦行者乃與焉以一人爲之表率足矣成均之教則國子弟貴遊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諸侯之貢士皆合焉非二人不能共襄其事也 宗伯掌五禮而大司樂之教不言禮何也凡學士皆童而習之矣且祭祀賓客射鄉軍愷禮行而後樂從之平時歌詩學舞春秋合舞合聲樂作

而禮即依焉。故不必復言禮耳。

大胥

胥掌官叙以治叙、樂官名胥以致諸子、正舞位、序官中之事、皆治叙也、大胥掌學士之版、而小胥掌其徵令、其事相成、故皆別職同官而府史胥徒共之、凡五官之司旅、職業相聯者皆然、所以便事而省役也、

大師

大師小師、瞽矇也、而爵以下大夫士、蓋知音識

欲必明於天地之性惟有道有德者能之故作瞽諷聽弦聲國之重事皆以屬焉而周以前師多賢達觀孔子正樂而魯之樂官竄身異國匿跡河海不能一日安於其位可知周公教澤入人之深

小師

周官人數皆量職以制之師氏保氏各一人事不分也大師二人一以備軍事也小師四人雖或攝大師仍有自共其職者

鎛師

磬音屬角而難調、磬者和則衆音皆依之、故同律旣定首列磬師、而兼教編鍾、九夏之奏、獨以鍾鼓、故別設鍾師以掌之、笙以繼堂上之升歌、又與磬聲相應、故其職總教諸管樂及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名官、衆重也、鍾師之外復設鎛師、以掌金奏之節、而王師禮事軍事夜事之鼓皆屬焉、非專官不能共也、笙師兼掌竹匏土木四音、鍾師兼掌絲音、鎛師兼掌革音、而金音則鍾

鎛二師之外、仍以磬師兼之、蓋禮事之用金爲多、其節奏又各異也

韎師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韎師、蓋周起岐雍、其化先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風教、商奄既誅、淮夷徐戎、尚爲頑慝、故特設一官、肄東夷之樂、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揚州、亦此義也、

旄人

四夷有慕化而願留者、祭祀賓客、使各舞其國之燕樂、以示聲教之四訖、其思歸者亦聽焉、故無定數、疏謂鞮鞻氏掌夷樂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非也、旄人所教、舞也、鞮鞻則掌聲歌、分職甚明、

大卜

孔子贊易、然後天下知貴筮、自周以前重卜、故以大卜名官、而兼掌之、

占人

列立占人以卜師筮人致其誠壹以聽所命而心不可分用也

簭人

筮人之徒少於龜氏者以龜有爇樵吹焌之事而筮儀較簡也

占夢

殷宗恭默傳說見夢夢協朕卜武王以誓師大人之占著於小雅傳記所載禨祥凶變先見於夢兆者多矣故周公特設掌夢之官與卜筮眡

祲相閒、皆聖人畏天省躬。精誠之所貫注。實事所由修舉也。

眡祲

此職觀妖祥、辨吉凶、敘降、皆與保章氏同、而不以類相從、何也、保章氏雖兼掌日月星辰風雲之變、而以星土辨地域、以豐荒降祲象、以十有二風命乖別、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以詔救政之事、故與馮相氏為類、若日之有祲、則人君之象、十煇之法、乃所以使王隨時觸事、恐懼修省、

以弭災變故與卜筮占夢相從也

喪祝

其職事不止於祝而以祝名不止於喪而以喪名從所重也

甸祝

五官中如甸祝之類或兼官而臨事設之

詛祝

呂刑以覆詛盟爲有苗罪則隆古已有其事小雅山此三物以詛爾斯蓋理法情勢之窮有不

得不要言於鬼神者世儒乃以此疑周官誤矣

詳見總辨

大史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之非也內史掌八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考政事以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者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則記事者宜內史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命又掌四方之志

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大史職則絕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大史稽天道、內史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疑取於此、

車僕

戎僕馭夫具列夏官、掌戎車之萃者宜以類從、而別設車僕隸於春官、何也、邱乘之法、兵車皆民所自具、公卿大夫賦輿有定、其自乘之車、始

則君賜繼自爲之、故政職別無掌戎車之官。與藏之之所五路皆屬於巾車。故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亦隸焉。戎僕設於夏官專掌王路而兼倅車之政。車僕隸於春官、專共戎車之萃與巾車聯職、以便更續而馭夫則屬夏官以閑輿衛。皆聖人處物體事精神所周浹不可以不察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七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漳浦蔡閶之同訂

安州陳廷彦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能事天神人鬼地示則餘四禮舉而措之耳故建保邦國獨目此以著其義　天曰神妙

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爲義五嶽四瀆名山大川顯然示人以法象也　李光坡曰邦禮有五獨言掌吉禮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舉首以該終也建立也保安也正倫理則立篤恩義則安上下各得其所而皆安故曰建保邦國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國家無故上下和睦以事天地宗廟百神乃人事之最吉者故曰吉禮喪疾禍亂則祀事不能

衆矣都家鄉邑皆有鬼神示之祀此不言者統於邦國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此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燬職禋祀五帝則戒日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先王制司中司命之祀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賦之以性者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

有形氣又必有制其死生修短之數者孔子所
謂命是也王者相協生民之中欲登之於仁壽
而消其疵厲天札故特立神號以祀之亦使民
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
志也日月星辰風雨教以象設者也司中司命
禮以義起者也旣有典祀祝號然後天文家以
三能文昌諸星當之　易曰震萬物者莫疾乎
雷而不列祀典何也未有不雨而雷者祀雨師
則已包雷師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李光坡曰、祀天神、祭地示、其時其地、詳見大司
樂、而此經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職四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示之祭。
自不得以社當之。然此經序祭、有社無示、司徒
鼓人職、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亦言社
而不及示、典瑞職以圭璧禮諸神祀地之外、不
著社稷、大司樂分樂以祭、亦不別著社稷於祭

地之後二者又言示而不及社似乎彼此互見而示祭社祭禮無殊也勉齋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於上下故方邱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於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不曰祭示而曰社祭亦以其禮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靈鼓靈鼗以祭地示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此說較之賈疏所謂以小該大者尤爲長於理而合於經也祭法王有大社又有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

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說本白虎通竊意大社立於王宮乃祭京師之地示京大也師衆也京師之社固可稱大王者無外社繫以王則祭天下之地示也此禮惟王有之諸侯以下則否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其郎澤中之方邱與射牲之後未有不陳其血者故戴記曰郊血而此於社稷以下始言血祭蓋社稷五祀皆有人鬼爲血以歆神兼以人道事之也古者山川之守死而爲神故春秋傳曰姜太嶽之後也又曰

臺駘、汾神也、以人鬼配食、故亦有薦血之禮、以是推之、山林川澤之小者、配食無主名、則雅用貍沈可知矣、疏謂嶽瀆亦當貍沈、如臺駘爲汾神之類、又宜兼薦血、蓋經文每互見、故於社稷五祀五嶽舉其禮之槩、者山林川澤舉其事之多者、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昊天后土者、惟在於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

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禋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圜邱夏至方澤別見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帝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王社大社之說出自祭法白虎通畧同乃東漢諸儒摭拾戴記而爲之周秦間古書未嘗有

此蓋王都唯建一社故名大社或稱王社社別無祭天下之地示之社以有方澤之祭故也或以方澤無配享之人鬼疑并無此祭不知古者宗廟之祭亦不設女尸地統於天故無配享者非若社爲司穀土之神可以句龍配也　胡仁仲謂王者父天而母地掃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妄爲此說不知周官中雖有

為莽歆所僞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虞周之典祀、直引其文、史記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示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猶乃周官之舊明矣、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祀天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則

不得謂社祭之外、別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鼓人首舉社祭義已見前、其他傳記則或以便文、或舉下以該上、玩其本文義自可辨、無庸偏舉也、至引父在為母期為證、則悖甚矣、父歿卽得伸、則非恩義之有輕重也。以期為斷、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耳、而子之居處飲食哭泣思慕猶三年、則所以自盡者、實與父同而無二、可見矣。

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蓋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其用雖分、而實合

故其祭雖合而亦分四郊迎氣爲四時也故并祀五方之帝而以五人帝配焉以其質具於埜故又用血祭而以五正配焉君道同於天故以配天神臣道同於地故以配地示鄭注五官之神蓋舉配祭者而所正祭乃水火金木土之神故以列於五嶽之上也左傳晉史墨所稱社稷五祀及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篇孔子謂五官別稱五祀不得同帝正此經所謂五祀也但與四郊同日同壇或異日異壇則無考矣　火正

曰祝融、土正曰后土、傳有明文、而康成謂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蓋惑於史記北正黎司地之說、不知司馬遷所云、或顓頊時曾命黎兼司火土、而祀典則定祀句龍、康成不能辨、乃於大封先告后土、亦云黎所食、則謬之中又謬矣

方道希曰、上舉五嶽、下及山林川澤、則四瀆從五嶽之禮、不待言矣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先鄭以禘祫釋追享朝享、蓋以追遠之祭極於

禘祫則羣廟之主並朝於祖廟也不曰祫而曰肆獻者時祭亦祫惟大祫徧陳毀主必曰肆獻而其義始著也不曰禘而曰祼者時祭皆自祼始於時祭之外特言祼則爲禘祀可知蓋求神於陰於極遠之祖尤以祼爲合漠之本也禘自既灌而後孔子不欲觀可徵魯人尚知禘尤重祼別也六宗皆禋而於昊天舉禋祀義與此同有饋食者凡大祭祀必散齊致齊數舉則國事將有滯壅故於禘祫時祭外減去祼及朝踐以前之禮節而自饋食始虞禮記禫後吉祭猶未

配、以及月朔朝廟、歲時薦新、或因事而特祭、皆宜用此、大宗伯該備典祀不舉饋食則宗廟之祭有遺。司尊彝惟辨大祭祀祼獻之彝器、故小祭祀不備祼獻朝踐者無列焉。義各有當也、肆陳也列也按尚書告災肆赦春秋肆大眚轉非予處事廣肆、似兼周徧之義大祝肆享亦謂大祫享先公則鷩冕、別見司服職故舉先王以包之、

以荒禮哀凶札

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饑薦更事。方嶽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米爲財則不惟無遏糴之患。亦並非告糴之私矣、至移民事更重大、或於本國相移、或移於鄰國、必禮有經式、然後其國得以情告、而司徒以王命制之也、

以弔禮哀禍烖

春秋傳曰、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可見成周盛時、天子哀邦國之憂

而諸侯同方嶽者皆重救患分裁之禮所以養
諸侯而兵不用也
以禬禮哀圍敗
成周六服承則孰敢擅興而有哀圍敗之禮何
也蓋聖人監古立法而知世變之所窮且蠻夷
內侵不寧侯憑弱犯寡雖盛世亦間有之或事
過而後聞不惟有威讓之令舉九伐之師且厚
恤受兵之國義盡仁至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
之也古者百用皆以粟米圍敗之後惟歸財爲

急用此知六服中邦國所貢閒田所入之粟米
蓋隨地而貯之以共不時之興發

以恤禮哀寇亂

東遷以前及春秋之初邾婁顏爲賊於魯天子爲之誅顏而定魯侯國之外寇猶能討焉曲沃殘宗周師再伐衛朔搆禍王人出救侯國之內亂猶將恤焉蓋周公之典具存其人亡故不能舉耳

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時聘無常期諸侯或有故不得朝則遣問起居
殷頫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
視也

以軍禮同邦國

必能四征不庭然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必有
用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之禮然後能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師或天子親征則大司馬巡陳眡事若常武

之詩、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是也、或命將出師、如采芑、江漢。獨遣方叔召虎是也。節書徵調如臂指之相使、敵王所愾。如手足之衛頭目、是謂能用其衆、地官正貳及攷皆曰大軍旅、至大小宗伯始變文曰大師、何也、伍兩卒旅師亦以所合徒役之多寡爲之名耳。春秋傳有衆一旅師田非給五百人不可用、故舉軍旅以括之、故方起徒役則曰軍旅、用以征討則曰師、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肆師職亦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

主車大宗伯言用衆小宗伯從王征伐故正其名曰師

大均之禮恤衆也

春秋傳魯賦於吳八百乘邾賦六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蓋不獨徵兵以車乘爲差田役貢賦之數亦如之故大均屬軍禮平邱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則不均之病衆明矣注疏及諸儒所言皆侯國均人之事非干朝大

均之禮所及也大大均盡量其土地之饒瘠道路之遠邇國事之劇易以為貢賦征役多少疏數之差

大田之禮簡衆也

春蒐秋獮帥諸侯以講武事則其君之賢將之武號令之嚴明與反是者皆可得而見矣必如是然後事有本統可使百將一心六軍同力車徒刺伐所簡之末節耳

大役之禮任衆也

大役或建都邑如仲山甫之城齊燕師之城韓必調方嶽之中地域鄰接者以屬役也或濬大川或築大防非傳衆力不能濟度道里之遠近量穀土之饒瘠時年歲之豐凶乃所以任之

大封之禮合衆也

師有功或王臣出封或羣侯加地進律其禮皆屬大封春秋傳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乃始封之禮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春秋傳襄王賜晉南陽之田命

爲侯伯、乃加地進律之封。皆合其土地人民以相附屬也。大司馬制畿封國、即大封之禮也、制軍詰禁、即大師之禮也、施貢分職、即大均之禮也、簡稽鄉民、即大田大役之禮也、大司馬職論造邦之經式。必合其衆而後可用也。故自大封始大宗伯職論軍禮之重輕。則莫要於大師。而衆不可以猝然而用之也。必先恤之以得其心。簡之以辨其材。任之以程其力。至論功行賞然後析圭分社。加地進律之典施焉。故以大封

終。大均屬軍禮、惟均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

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卽屬役於師旅

也。大封屬軍禮、示侵敗王畧則六師及之也。

以嘉禮親萬民

民之秉彝於兄弟昏姻朋友故舊賓客。本有相

愛相敬之實心所謂嘉也。然無禮以爲之節文。

則親者或以昵而瀆疏者或以遠而忘。故先王

制禮以逹其嘉好之心乃可以常保其親而不

至於乖戾易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行禮苟無

此嘉好之實心則雖循其外之節文亦不足以合禮也　饗燕脤膰賀慶之禮達乎諸侯賓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昏冠之禮下逮庶人而統曰以親萬民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凡用於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觀感而親睦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曰宗族則無不包矣而又曰兄弟何也古者大功以上同財朝夕相見無所用合食故特標兄

弟凡小功者謂之兄弟以宗惟小功以下及宗族乃有合食之禮也蓋勢散而情疏非合食則情意不通憂喜不聞而其中又有貧富貴賤之別則見為弗顧而以此相尤者多矣天子諸侯之體尊非族食雖期大功有不得時見者故世降一等而親者尤數皆所以為教而使民效之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詩曰朋友攸攝書曰太史友內史友先王與羣下皆以朋友視之故賓射之禮答其拜與之坐

皆朋友之道也古之爲臣者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而君爾忘身豈不以此也與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周官王朝於聘使無饗燕之禮惟諸侯之臣相爲國客乃有之疏所云聘客一饗燕與時賜無數惟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宜有之耳詳見大小行人職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見於春秋經傳者歸脤賜胙未有言歸膰者傳

曰天子有事膰焉謂二王之後以助祭而受膰、非歸之於其國也兄弟之國受膰亦以助祭故大行人言歸脤不言歸膰、公穀注皆生曰脤熟曰燔以熟燔則爲助祭者明矣但脤之遲亦不可以達遠豈漬於鹽而乾之然後以致與

再命受服

一命亦有服而必玄冕乃得言受服、侯伯子男亦有卿而必王朝孤卿立兩卿始得言受官也司服職卿大夫玄冕疏謂無孤之國卿亦得絺冕顯與經悖、

三命受位

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欒盈之奔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曰未有職司於王室以是知列國之卿必受命於王然後爲有位也

七命賜國

子男五命侯伯七命具列行人職則六命者惟王朝孤卿不待言矣都鄙賜則已前見故但言賜官子男賜國不待言故但言賜則也於七命

言賜國則子男之未成國可見矣於六命言賜官則孤卿地廣事繁得立其兩與小國之一卿異而七命成國有備三卿者皆可推矣

九命作伯

鍾晥曰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爲二伯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以外諸侯兼宋於周爲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亦無所據

李光坡曰職服位器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則與

曰四方、疑五嶽四鎭四瀆、禮神皆用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玩注意蓋謂祭禮之有幣、與賓禮酬爵之幣同
耳賈疏遂謂獻尸別有酬爵之幣、失之愈遠矣、
凡告用牲幣、並不立尸、至瘞埋於泰折、則更無
尸之可立矣、凡行過山川之禮亦然、安得以幣
爲酬爵之幣乎、卽謂正祭獻尸、有從爵之幣、亦
不可通、果爾則經記宜明著之、古書中亦必有
旁見其徵者、此臆說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祭之始薦血燔膋以求神於幽所以作陰德也此近於鬼道故以禮儀爲節所以防其過薦黍稷內羞以養神於顯所以作陽德也此純乎人道故以和聲合漠所以防其過　上經舉禮神之玉次及牲幣次因天產而及地產並著求神於陰陽之義注及羣儒舍祭祀而别求其說是以多端而未得其理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
民以致百物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如二至禋祀四郊迎氣、四
時孝享之類、合百物之產、如上經所謂以天產
作陽德、以地產作陰德、及菹醢以水草陸產相
間之類、致百物、則煦嫗覆育、不殰不殈、而致四
靈百物之祥是也、 李光坡曰、此推言禮樂之
功用也、人君建中和之極、萬民服中和之教、則
氣之所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

草木茂句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所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致百物謂致物產之祥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玉鬯玉齍惟宗廟社稷用之非禮神之玉也知然者太宰職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則禮神之玉贊奉者太宰也其職於享先王後特言贊玉几玉爵蓋惟以人道享之乃

有玉八玉爵太宰既贊玉八玉爵故宗伯所掌惟玉鬯玉齍也於玉鬯曰涖者小宰贊祼宗伯惟涖玉鬯而已於玉齍曰奉者肆師表齍盛告絜宗伯則及時而親奉焉宿祭之前夕也注訓中戒似因太宰視滌濯然不害宗伯與太宰並視

上經雖並列大神大示大鬼而玉齍疑惟宗廟用之古者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雖用入質文兼用有蒼璧黃琮而爵不用玉太宰祀五帝分玉幣爵為三則爵非玉可知下祀先王始言玉八玉爵爵不用玉則簠簋

可推矣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禮宜從天地下此則小祀也贊玉齍九嬪而外無別見者亦可相證　魯語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則玉鬯卽鬯圭鬯圭卽瓚也瓚盛秬鬯而曰玉鬯猶敦盛黍稷而曰玉齍耳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量人宰祭則與鬱人受舉斝是冢宰亦攝祭也豈王有疾則宗伯攝位而亮陰則冢宰攝與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薦徹皆攝則果獻之攝、可知外宗職可互見也、
以是知宮中小祀、后不與、則祝畢獻、蓋大祝付
練祥掌國事、小祝小祭祀掌事、曾子問王崩既
殯五祀之祭不廢、祝主之、可與周官互證、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注謂君無酌臣之禮、故宗伯攝王爲祼、非也、辨
見大行人職、

王命諸侯則儐

觀烝祭歲而告周公、其後則天子亦因祭發命、

詩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必因愷獻也、若不當祭期則特告、會子問告用牲幣、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朝至豐、則告於文王之廟也、而不及祀事、必用幣帛皮圭加牲以告而祭之儀不具、

因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上帝而曰旅者、徧川澤於四郊所祭非一帝也、

春秋傳、鄭子產禳火祈於四鄘、蓋其遺制

乃須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鄉邑、謂鄉遂及公邑、其地皆有社蜡酺禜因國

之祀注謂都家之鄉邑誤　宗伯職獨無正月
之吉始和布禮於邦國都鄙云云者治教政刑
隨時損益禮則一定而不可易無庸每歲和而
布之也禮不下庶人閭門鄉黨之禮則十有二
教具矣若郊廟朝廷邦國之禮則當官者自肄
之無事縣於象魏使萬民觀之